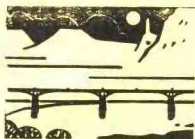


21.13

黔江文史資料選輯

(第一輯)

86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員會

文史資料委員會 編

黔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Y417.3/6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五月

黔江文史资料选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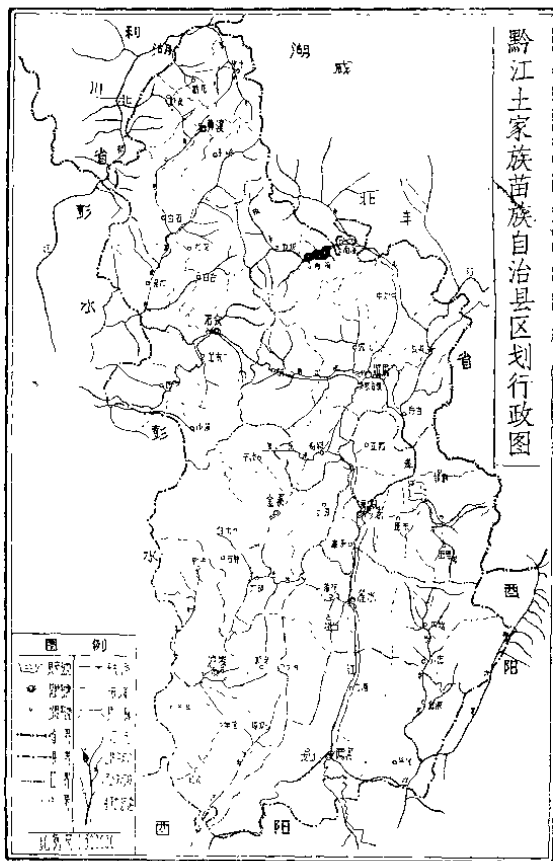
第一辑

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政协编
文史资料委员会

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印刷厂印刷

工本费：七角

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行政区划图



前 言

《黔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在此，谨向一切关心、支持这个史料选辑出版的同志表示谢意。

征集、整理和出版文史资料，是人民政协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周总理早在一九五九年就亲自倡导并交给人民政协的一项重要工作。实践证明，广泛征集、整理和出版文史资料，对于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有重要的作用。它既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史料，又可为广大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更具体、更生动的乡土教材，是极其宝贵的地方史料。

黔江历史悠久，革命胜迹颇多，又处在川、鄂、湘、黔四省边区接壤之地，历来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地，加之境内土家、汉、苗等民族世代和睦相处，繁衍生息，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军事等方面都有它的特殊地位。各民族的团结奋斗，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史料，这些史料都亟待我们去挖掘、搜集、整理，以补历史之缺。

我县政协自一九八四年春成立以来，文史工作就得到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也受到社会各方面的重视。两年来，我们收到各界人士为我们撰写的不少“三亲”史料。去年夏，在党史办、县志办、档案局等的支持下，文史资料委员会研究决定整理、汇编《黔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今后，还将准备汇编第二辑、第三辑……。敬请全县各族各界人士，以及在外地工作的人士积极为我们撰写稿件，让这个史料选辑在四化建设和造福子孙后代等方面，发挥它应有的

作用。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又缺乏编辑经验，这本《选辑》缺点和错误也就在所难免，敬请各位读者多多批评、指正，以利今后改进工作。

一九八六年五月

目 录

温朝钟和黔江庚戌起义·····	王绍明整理 (1)
贺老总四次到我家·····	王绍明收集整理 (5)
贺龙与“红军树”·····	王绍明整理 (10)
红军活捉莫耀堂·····	杨跃收集整理 (12)
红军攻打黔江城的时间辨误·····	李代宣 (14)
龚昌荣及董德轩、向致君史略·····	徐元柏 (19)
黔江红军游击大队的斗争·····	李汉光整理 (21)
太平军二过黔江·····	王绍明整理 (26)
震惊清廷的“黔江教案”·····	王绍明整理 (31)
川湘公路简介·····	王绍明整理 (36)
白腊园事件·····	李华山、郭兆毓整理 (42)
黔江公路卫生站之始末·····	杨增锡 (53)
修建川湘公路受贿点滴·····	龚节俭 (56)
血汗铺成的路·····	陈方生整理 (58)
关于国民党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	
驻黔江的情况简介·····	龚节俭整理 (64)
黎水乡文化教育发展概况·····	肖济超 (73)
黎水乡的永顺桥·····	肖 统 (78)
壮丁惨状·····	杨增锡 (80)
消失了的古迹——固北关·····	高家彦 (83)
一枚棋子引出的故事·····	王绍明收集整理 (85)
不畏权势的土家老人·····	王绍明收集整理 (87)

我所见到的两个地方民团·····	杨增锡 (89)
我县土家人民的一次抗伏斗争·····	陆荣阳 (92)
先父庞建中事略·····	庞孝益 (95)
彭阜成小传·····	龚节俭 (101)
黔江贡米·····	王绍明 (106)

温朝钟和黔江庚戌起义

王绍明 整理

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大路坝，不仅有风景幽美的地震湖泊——小南海，而且还为我国近代历史留下了光辉的篇章。这光辉篇章就是震惊清庭的黔江庚戌起义，而同盟会会员、黔江土家族青年温朝钟则是这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加入同盟会

温朝钟，生于一八七八年，字静澄，号果斋，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后坝乡人。一九〇四年，即光绪三十年考取黔江县学未去。一九〇六年他到成都，改名温而理，考入四川省立师范学堂。这时，他遇到了黔江同乡，刚从日本留学归来从事革命活动的同盟会会员程芝轩，经程介绍加入了同盟会，放弃学业，遍游四川、湖北、湖南、贵州等地，广交革命志士，在汉口新军学造炸弹，学习击剑，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

成立风俗改良会

温朝钟回到黔江以后，联络黔江、湖北省咸丰两县同志，进行革命宣传，揭露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实行民族压迫的罪行，并倡导成立风俗改良会，提倡“练习武艺，团结救国，不吸鸦片，强种保国，妇女放足，发挥力量，不当洋奴，发

愤自强。”他还深入各乡里，宣讲革命道理，得到黔、咸两县土家族人民的支持，参加风俗改良会的达一万余人。

创建武装团体“铁血英雄联谊会”

温朝钟建立风俗改良会，首先得到其亲戚——湖北咸丰县蛇盘溪乡绅、土家族黄玉山和黔江县的王克明、谈茂材等人的支持，他们都倾其家产，以资相助，暗中购置武器。他与王克明、黄玉山、谈茂材、王云笠、王斐然等在黔江、咸丰两县，散发邹容的《革命军》万余册，又在大路坝、凤池山，以及彭水县的李家营等地设立秘密联络点，“进邑不入其会者，盖益甚少矣”，革命力量迅速扩大，就将风俗改良会改为“川鄂湘黔铁血英雄联谊会”，并提出“义联英俊，协和万邦，推翻满清，打倒列强，复兴中华，实行共和”的政治主张。

准备武装起义

温朝钟在川鄂边境的革命活动，使清朝统治者极度恐慌。一九一〇年，即宣统二年，湖北施鹤道发布告示，通缉温、王、黄等人。温朝钟便改名孔德华，到四川江津、永川等地访问同盟会战友，商讨起义事宜。此时，正是夏历庚戌九、十月间，人们纷纷议论一九〇五年签订的日俄侵占东北的协定，加紧分割我国东北的罪行。加之“黔江县令王炽昌又藉名苛征”，人民的反抗怒火一触即发。各地同盟会会员领导的武装起义不断传来，友人还赋诗鼓励他：“世界昏沉不计年，风雷雨雪尽烽烟。谁能逐鹿行千里，我欲屠龙下九渊。提起环球烘白日，掀翻苍海洗青天。拼将一箸成孤注，

免得情思恨缕牵。”温朝钟受到极大鼓舞，也和诗表示，“瀛海（今黔江小南海）劫灰犹化尘，神州狮睡谁为春。龙将沼池云先起，虎未啸林风已生。渔父尚轻亡国奴，汉儿甘作醉乡民。皇天有命诛残暴，谁是攀龙附凤人？”

凤池山起义

庚戌年冬月下旬，温朝钟、黄玉山、王克明等到凤池山商讨起义计划，不料事机不密，被豪绅温百川探知，温朝钟便于一九一〇年一月三日，即庚戌年腊月初七，聚集身边的二百多人，宣布起义。起义军兵分两路向黔江县城进发。一路由斐培元率队翻八面山，扬旗放炮，牵制官兵；一路由温朝钟亲自率领二百余人出大路坝，过中坝，直攻大堰口。官兵居高临下向起义军开炮，温朝钟带小部队抄后路突然袭击，攻下了黔江县城。起义军占领县城后，捣毁了天主堂，打开了监狱，释放了犯人，没收了官府财物。为了扩大队伍，聚集力量，温朝钟就到附近乡里召集群众，发表演说，揭露“专制政体之残暴与各处官吏之贪污，倾诉人民之苦楚”，“闻者泪下”，响应者约七、八千人。温朝钟在两会坝场上把起义队伍整编为“国民军”，公推温朝钟为国民军总司令，王克明为总长，黄玉山为后勤长官。这时有人劝温朝钟成立军政府，固守黔江县城，告示四方，等待响应。温朝钟回答说：“县城很小，又缺粮草，死守不是上策。仅一县城就设立政府以称大，也不是我们的目的。”起义军在两会坝整编后，便撤离县城，回到大路坝号召群众，补充军械，再攻打彭水，出涪陵，沿长江发展，以配合全国起义。

起义军惨遭镇压

这支活跃在川鄂边的土家族起义军，使清朝统治者极为惊恐，当起义军攻下黔江县城时，清政府急电令川鄂湘黔四省督抚“合力兜剿”。腊月十二日，起义军行至上沙坝时，遭到酉阳协防军和黔江团丁的伏击。四省官军重重合围、追击。腊月二十七日，起义军被围困在湖北咸丰县的飞龙寺，有人劝温朝钟隐蔽起来，等待时机，再行起义。温回答说，“首其事者当其难，怎能逃避呢？”二十八日拂晓，飞龙寺被攻破，温朝钟被清军砍死，时年三十二岁。

土家人民的怀念

温朝钟领导的起义，是一次反清反帝的革命，在川鄂边揭开了反帝反清的序幕，成为辛亥革命的一支前奏曲。川鄂边人民为纪念温朝钟、王克明、黄玉山等革命志士，湖北咸丰县城一条街被命名为“朝钟路”，黔江县城范公祠内曾立有温朝钟的牌位，并有群众献的“铁血英雄”匾额。许多文人学士纷纷著书撰文，把温朝钟的事迹编成唱词，并为他立传，广为散发，至今还在川鄂边土家人民中流传。

〔转载《四川民族》八五年第三期〕

贺老总四次到我家

王绍明收集整理

在海拔一千一百多公尺的四川省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水市乡，有一个古老的集镇，叫水车坪。从前有一条通衢大道经过这里，把鄂西、湘西和川东、黔南等地连接起来。许多客商云集这里，是有名的牲畜集散地。在这个场镇上世代居住着一位苗族老人，名叫石卓之，他有一男四女，家里以开客店为生，并经营骡马生意。一九六〇年六十九岁时，他讲述了贺龙青年时期四次来到他的店铺里和他结为知心好友的故事。下面是石卓之的讲述。

英俊潇洒的贺云卿

那是民国五年，即一九一六年的一个秋天，六个商人打扮的人来到水车坪，经打听之后来到我开设的店铺内住宿，领头的是一个年近二十岁的英俊青年。他身材魁梧，举止大方，头戴草帽，身着长衫，对人十分和气，后经他自己介绍，名叫贺云卿，家住湖南，一来想出来见见世面，二来想买点赚钱的东西或者马匹，好带回家赚点钱用。这次整整在我家住了十天，由于时间长了，他们托的事，我很快就帮他们办了，彼此十分亲密，一有空就坐下来闲谈，摆龙门阵，他有时还提到什么“惩治恶人”“除暴安民”等事情。贺云卿有一手好武艺，不时逗人玩耍，有时早上他洗完脸，手一

伸，脚一跳，就把洗脸盆不偏不倚地放在屋檐上了，然后对其他人说“你们要洗脸就跳上去拿，不洗就算了”，常常搞得一些人捧腹大笑，左右为难。还有一次在闲谈时，我提到在湖北蛇盘溪做骡马生意时，被土匪抢劫的事，贺云卿对我说：“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这样的时代是不足为怪的，特别是对一个做生意、有钱财的人来说，就更不为奇了。我也曾有过这样的遭遇。一次，路过湖北叫麻望排的地方，十多名土匪前来抢劫，我说，弟兄们，你们是要钱吗，这莫关系，拿去就行了，不过做你们这项买卖，单靠手里的几根掏火棍还不行，还要有几手才行。当时土匪认为我是讥讽他们，硬要逼我试试看，否则不光要钱财，还要我的命。我一不慌，二不忙，吩咐一人从路边搬来一块两寸多厚的大石块，面对着土匪，一掌击得粉碎。众土匪看得目瞪口呆，一个个悄悄地走了，我的钱财一点也没有受损失”。当时，我半信半疑地说道：“贺先生，你真有这样的本事吗？莫吹牛哟？”他放声大笑地说：“你不信吗？我来试试你看吧！”我顺手从墙上取下一块完整的火砖摆在地上，只见他手起声落，火砖被劈成几小块了，我们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结束了这场交谈。事隔几十年了，总觉得当时的贺云卿先生不是一般的生意人，他讲的话从未听说过，是现在才从中懂得了一些道理，他真是一位好人啊，至今还难以忘怀。

机智对付黔军

第二年，即民国六年（公元一九一七年）八月间的一个晚上，贺云卿一行四人又到了我家。他对我说：“这次我们的生意要改行，不做其他生意，专买骡马，我们家乡需要大

批骡马（编者注：是贺龙在桑植起义前的物资准备）。你是内行，还得麻烦你多帮忙。”于是我们就到彭水、贵州的沿河、务川，以及附近乡场购买。买好后就牵回来拴在场边的大皂角树下，集中喂养。在这期间，曾有人向黔军驻在两河口的一个姓徐的营长告密，说贺云卿带有武器，不是真正生意人。徐营长得知后，当即派部下龙保安前来查访，准备扣押。殊不知，龙保安会见贺云卿之后，被他的豪爽气魄和善断的言词所感化，不但不追问武器一事，而且还与贺云卿一起耍了两天。龙保安回去向上司汇报说：“他们没有枪枝，纯系生意人。”此事就这样结束了，后来他们共买了十几匹膘肥体壮的骡马回湖南去了。

起义遇挫折

相隔一年多，约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的一个深夜，贺云卿第三次来到我家，一行两人，只仓促地在我家住了一晚上。当晚，我备了酒菜，围坐在火坑边一起喝酒，一边摆谈。当时他好象有心事似的，性情也有些急躁。在我一再追问下，只对我说：“我在家乡造反，搞革命暴动，遇到不幸，亲人遭到杀害。”他还说：“我要到彭水、重庆，再到武汉、南昌、广州等地去看看形势。”

亲切的教诲

贺龙第四次到我家，是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这我记得很清楚。贺龙率领红三军奉命征战川黔边，他从西阳南腰界出发到我县马喇湖时，就写信并派出两个部下提前来告诉我，要我动员乡亲们不要跑，要在家等他。这次过路的全是身着便衣、脚穿草鞋的红军战士，千军万马，十分闹热。红

军一位首长先到我家，由于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和贺云卿有些相象，我就以为他就是贺云卿，就上前去喊了一声“贺云卿先生！”一位红军侦察员叫肖美成的连忙说：“这是师长，贺军长还在后面呢！他现在不叫贺云卿，而叫贺龙。是我们红三军的统帅！”接着便把贺龙的信交给了我。

第二天下午，贺军长确实来了，穿着完全不一样了，差点未认出来。在房檐下他紧紧握住我的手，问我好。他进屋后和我坐在一条凳上摆谈，并随手送给我两包卷烟，他对我说：“我们是工农红军，是为穷人翻身，打土豪劣绅的。我本想拿点枪把你们这里的团防改变过来和我们一起闹革命，但想不到他们还拿枪抵挡我。抵挡是抵挡不住的，在我们家乡，群众叫我们“菜刀兵”。确实初期我们只有几个人，用柴火头包上红绸，用菜刀去缴了敌人的枪，到今天，我们的人枪不就很多了嘛。”听了贺龙这些话，我心里也好像明白了啥子似的。我一看贺龙军长周围并没有好多保护他的兵，就说：“贺先生，你当了军长了，为啥子不多带几个护兵呢？”这时贺龙指了指行进中的红军队伍对我说：“这些都是我的兵，还带护兵干啥。”

当天晚上，我专门备办了好酒，叫家人办了几样好菜，招待贺龙。当我的十四、五岁的女儿石琼仙端菜上桌时，我当即叫她返回灶房去，当时贺龙知道是我的女儿时，便对我说：“你莫要封建嘛！快叫女儿来我们一起吃，于是我们一家人与贺龙一起吃了一餐饭。还记得，马喇湖大恶霸地主莫耀堂被红军捉到李采之家时，莫家曾请与贺龙有过交情的族人贺兴顺（黔江火石垭人）来说情，要拿钱取人。当时贺龙绷着脸说：“你怎么走这个冤枉路啊！我若是图钱的话，还

捉他干什么呢？”并向在场的群众宣讲红军为穷人打富济贫，除暴安民的道理，而且还将大地主莫耀堂、李采之、周世禄、梁明欢等的财产分给劳苦大众，写了许多宣传标语。红军的行动在各族人民的心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贺龙将军在临走前的一天晚上，把我请到他的房间里，亲切地对我说：“我们明晨就要前去攻打彭水，你是否愿意和我们一起去？”我想了一会儿对他说：“我儿女还小，需要抚养，离不开。”贺龙同志看我不愿去，紧接着给我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并教诲我说：“要教育好子女，好好送他们读书。现在不要积钱发家，以后革命胜利了，有饭吃有钱用。……”这一夜的长谈，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次日，天刚拂晓，贺龙将军就跨上战马，随着大部队浩浩荡荡地往彭水方向去了。

解放初期，贺老总驻在重庆，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作，我曾给他写过一封信，向他问候。不久就收到了他的亲笔回信，他叫到我那里去要。因当时交通不便，没有去得成，后来连信也不知丢到那里去了，至今几十年了，但贺龙同志的音容笑貌和他的深情厚意仍铭记在心，将教育子孙后代永志不忘。